

# 平民史诗

——许鸿飞雕塑展



快乐的胜利(雕塑) 许鸿飞



许鸿飞:广州雕塑学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其代表作“胖女人”系列享誉大江南北,深受艺术评论家和广大群众的喜爱。2008年4月,其作品《快乐的胜利》确定入选参加国际奥委会主办的第三届奥林匹克体育与艺术大赛全球评奖活动,并作为唯一一位与其他30个国家角逐该大赛奖项的中国雕塑家代表。该作品由国际奥委会收藏。除此之外,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并在各地展出。

## 神祇 英雄 凡人

——再评许鸿飞的雕塑

罗一平



浪花起舞(雕塑) 许鸿飞



鱼女(雕塑) 许鸿飞



爱之歌(雕塑) 许鸿飞

许鸿飞的胖女人雕塑作品总是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追溯雕塑这个艺术门类在整个艺术史中的发展和演变。或许他的作品总是具有着从石器时代以来,在雕塑中一以贯之的一种精神和特质,而在后工业化的时代有了新的发展。许鸿飞的作品具有它的当代性或者说一种针对当代的批判性,这是隐藏在那些快乐的胖女人表面之下的对当代社会、当代生活乃至当代人严肃的审视与反思。这种审视和反思并非来自于形而上的理性思辨,而恰恰来源于对生活的关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讨论这种批判性的时候,也必须讨论到雕塑艺术从神祇和英雄到凡人的演进。

许鸿飞的雕塑给人最直观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往往离不开一个词——丰满。这些女子的身形甚至超越了盛唐时期的宫妇、仕女,却具有一种飘逸的轻盈感,她们庞大的躯体如云一般飘浮运动起来,更加饱满地占据了我们的视线。许鸿飞在雕塑中首先强调的是视觉的饱满和充足,以及由之而引发的一种心理上的饱足感。虽然许鸿飞的作品形态是丰满的,然而,雕塑其实是一种通过裁减来形成创造力的艺术,许鸿飞的雕塑也同样如此。这种裁减所指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用刻刀将材料从原始的形态一点点地去除边角,从中挖掘出作品形态的过程——这种行为和过程确实也十分具有诗意和美感,同时也指向了一种对于对象和内容的裁减和限定。这种裁减首先来自于将无形的概念和事物限定为有形的形态。这种限定来自于雕塑的最初形态,即对于在原始巫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偶像崇拜的描绘。对于图腾或者崇拜偶像的雕塑力图描绘的并不是雕刻出来的动物形体或者原始神祇的形象,而是这些形象所蕴含和所代表的力量。无论是原始巫术崇拜的自然力量,还是基督教中通过耶稣所人化了的上帝的形象,在雕塑中,这种崇拜情怀中至高至大而无形的力量或形象都被凝聚或者说局限在了一个可以观看甚至触摸的有限的躯壳中。不仅仅是宗教情怀,有形的雕塑所表现的无形之物可以十分丰富,包含各种形而上的哲学概念、科学命题以及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等等。其次,这种裁减来自于对运动的静止化。雕塑是以静止的形态呈现对象的,雕塑无法以运动来呈现一个过程,而只能

呈现一个静止的状态。对象运动的状态和事件行进的过程都被去除了,而仅仅剩下一个不动的片段。古希腊奥林匹克冠军们的雕像或许正在投掷铁饼,却并没有呈现出他们最精彩比赛的进程;中世纪国王和英雄们的塑像骄傲地骑在马上,却也并没有向我们展现他们辉煌的一生;许鸿飞雕塑的胖女人在自行车上轻盈地飘起,却仍然让我们全然不知其中的故事。最后,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运动的限定,雕塑将表现的对象从不断的变化与发展中截取出来,将一瞬的片段保存为一种永恒的常态。虽然这种持久的保持特性成为纪念性雕塑的存在目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于不变状态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去除了对象的部分属性,就如同将雕像从石材中凿刻出来一样,它们同时也被从自己所存在的时间背景中剥离出来。雕塑并不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相反,它们如化石一般孤独地留存下来,遗失了同时代周围的语境。

历史上的雕塑作品,大致可以划分成两类:神祇和英雄。许鸿飞创作的胖女人,既是神祇也是英雄。观众可以将之看作丰收的女神,也可以将之看作宣扬快乐与丰满的英雄。但是许鸿飞雕塑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对神祇和英雄的进一步追随,而在于他将雕塑带入了凡人的时代。许鸿飞的雕塑是凡人的雕塑,是吸引观众用生活而非崇拜或史诗去填充的雕塑。许鸿飞的作品让雕塑成为观众身边的和观众在一起的一个凝固的群体,当观众走近这些作品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些胖女人的形象是生活中可见的,而又是在生活中夸张的,她们很诙谐,但是不矫揉造作,而是生命化、生活化和世俗化的。所以许鸿飞的雕塑保留了所有雕塑语言的美,这其中包括了宗教的美和纪念碑式的美,只是他把这种美市民化了、诙谐化了。正是因为许鸿飞作品中胖女人所带来的亲近感,消解了雕塑艺术一直以来的崇高和雄壮,而是以诱惑观众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加诸其上,增加了作品的代入感。

许鸿飞凡人的雕塑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营造出一种和观众之间的亲近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于神祇和英雄的抛弃与背离,许鸿飞的胖女人雕塑作品提出了对于当代社会的

双重批判。一方面是对工业社会价值体系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精英阶层主导的城市生活的批判。在许鸿飞的一件作品中,一个典型的胖女人从楼梯上走下来,迎面的是一个苗条靓丽的女子。胖女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苗条女子同样骄傲地仰面迎接胖女人的目光。这种强烈的对立和紧张的气氛在许鸿飞充满了轻松、快乐和诙谐的作品中是很不常见的,却也点出了胖女人形象在憨笑的表面下所隐藏的对立与冲突。在传统的农耕文明的背景下,胖曾经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情,表明了一个人在经济上的富足和心理上的轻松,无论中西,美术史上都不乏对丰满女子充满赞美的描绘。对于纤细和瘦弱的女子的欣赏,在人类文化中存在着两个来源,一是精英意识的建立,二是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精英阶层通过这种形象来表明自己与生产行为的脱离以及自身对于健康和美这两个概念上的话语权的掌控,而后工业时代则用这种形象来强调对于人类动物本能欲望的压抑。许鸿飞用他胖女人的形象,毫不留情地对这种审美上的专制进行了反击与驳斥。一方面,其作品在形态与精神上与大众生活的接近无疑是对精英霸权的挑战,而作品中有关人类本能对于丰产与“饱”的追求的肯定,更是对于后工业时代对人性压制的反抗。许鸿飞的好几件作品中,胖女人们或者是在骑车,或者是在打网球,或者在拔河或是倒立,她们虽然胖,但并非如现代社会对于肥胖所强调的不健康和懒惰,相反,作品中的胖女人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恰恰映衬了当下社会崇尚纤细柔弱的审美观的畸形。许鸿飞把每个观看他作品的人从现实生活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让他在面对他的作品的那一刻成为一个人,一个真正肉体的、有肉身欲望的人,有肉身情感的人。这种欲望和情感,恰恰是我们日常经验中最具有人性和生活气息的特质。

许鸿飞是一个身体的雕塑家,是一个塑造身体愉悦的雕塑家。他将凡人的身体放到了和神祇与英雄一样的高度,将凡人的生活提升到和信仰与史诗同样的等级。许鸿飞通过雕塑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对于胖女人的欣赏,而是对于凡人、对于生活最亲切的观照与书写。



吻(雕塑) 许鸿飞



春晚(雕塑) 许鸿飞



张长李短(雕塑) 许鸿飞



举重队的工作人员(雕塑) 许鸿飞